

散文

值班那夜，雪很大

王心安

跨年夜，雪说下就下了。

元旦三天假，我需要值两天班。电话里刚说回不去，妻子在那边沉默了几秒：“那我们过去。”她的声音总是这样，温温的，像泡到第三遍的茶，淡是淡了些，但余味在。

县委大院后头这小院，平日就我和两棵树做伴。妻子领着七岁的小女儿进来时，红墙都亮堂了分。女儿像个小炮仗，“砰”一下冲进院子，红色的羽绒服在灰扑扑的院子里格外扎眼。

“爸爸你看！”她把冻得通红的小手递到我面前，掌心托着个松果，“在门口捡的，像个小塔！”

妻子不说话，只是从那个洗得发白的布袋里，一样样往外掏东西。先是青瓷盆里的三茎兰草，小心摆在茶桌中央，又掏出个油纸包，层层打开，是我爱吃的馍片，中午从机关食堂买的，最后摸出个红富士苹果，在衣袖上擦了擦，递给我：“路上买的，甜。”

她做这些时，嘴角微微抿着，那是她特有的表情——不笑，但眼角是柔的。

“还在院里吃饭？”她开口，声音轻轻的，像怕惊扰了什么。

“就这儿好，敞亮。”

她不再说什么，拿起靠在墙角的竹帚，一下一下，扫着红墙下的落叶。帚声沙沙的，和着远处隐约的市声。女儿在院子里追麻雀，小皮鞋踩在冻土上，“咯吱咯吱”响。

“要落雪了。”妻子忽然停住，仰头看天，“咱这儿的雪，落下来是‘梆梆’响的，不像江南的雪，软乎乎的，没个筋骨。”

话音刚落，雪粒子就砸下来了，先在伞布上试探地敲了几下，接着便密了、急了，扑簌簌的，干爽爽的，是中原的雪才有的脾气。

女儿跑回来，扒着桌沿，鼻尖顶着冰冷的桌面：“爸爸快看！海棠树穿白裙子啦！”她的小脸冻得通红，眼睛却亮得惊人，像落在雪地上的两颗黑棋子。

“慢点儿。”妻子放下扫帚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却先走到石榴树下。她仰着头，雪落在她脸上，她也不躲，就那么站着，直到发梢都白了。这姿势我熟悉——每次有什么难解的事，她就这样站着，不说话，只是看。

我在伞下支起电炉。她走过来，很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馍片，一片片摆在炉边，摆得整整齐齐，像在完成什么仪式。炉火映着她的脸，忽明忽暗。她悄悄温了盅酒，我笑着推开。“值班呢。”我轻声说。

她顿了顿，手悬在半空，然后慢

慢放下酒盅，在炉子边摆正，像摆一件瓷器。那盅酒就那么坐着，冒着细细的白气。

“忘了。”她说，声音更轻了。雪愈下愈大。海棠的细枝被压弯了，颤颤的，却不断。石榴的刺枝撑开来，像倔强的手臂，雪积得越厚，它伸得越直。我泡去年秋天在涡河边采的野菊，看花瓣在壶里慢慢舒展，像睡醒了似的。

“尝尝。”妻子递过来一片烤得正好的馍片，金黄金黄的，边儿上焦脆。我接过来，就着菊花茶吃。馍片的香、菊花的苦、回上来的甘，在舌尖混成一团温暖的气息。

“闺女在书画班画了一幅画。”她说，眼睛看着炉火，“你站在红墙前，肩膀上停着麻雀——她说爸爸值班时总有麻雀陪着，不孤单。”

“还有呢。”她抬眼看看我，眼里有细碎的光，“她自己骑在海棠枝上，笑得眼睛都没了。老师说树枝画得太软，不像真的。她说：‘海棠树的枝子就是软的，我爸爸院子里的海棠就是这样。’”

“那枝子真能骑？”

“她说能。”妻子用火钳拨了拨炉灰，火星子跳起来，映着她嘴角那抹极淡的笑意，“等你有空了，我们娘儿俩试试给你看，中不中？”

“中。”我说。

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。雪光却亮，把小院照得白生生的。女儿在里屋沙发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半块烤苹果——妻子用炉子余火烤的，烤得软软的，甜香从里屋飘出来，混着菊花，混着雪香。

妻子替女儿掖好毯子，掖得仔细，四个角都压得严严实实的。然后她直起身，站在窗前，看了很久。

“你看那影子。”她终于开口，声音里有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

我走过去。月光不知什么时候从云缝里漏出来了，雪地亮得晃眼。海棠和石榴的枝丫拓在地上，清清楚楚的——海棠的影子细细的、密密的，是工笔描出来的兰草；石榴的影子疏疏的、硬硬的，是写意挥出来的梅花。

它们合在一起，竟成了一幅画，比任何画都真，都生动。

茶桌上也积了雪，匀匀的一层，像铺了张上好的宣纸，等着谁来落笔。

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。是值班室的电话，简短，必要。我接完回来，茶已经续上了，第二壶，菊花的颜色淡了些，但香味还在。

妻子指着窗外那棵石榴树：“雪

要把枝子埋没了。”

我这才发现，雪已经积得很厚，石榴的那些细枝都被埋住了，只有几根主枝还倔强地伸着，刺向铁灰色的天空，像书法里的飞白，枯而有力，瘦而精神。

“汪曾祺先生写昆明的雨，”我忽然说，“说并不使人厌烦。”

“这雪也是。”她接得自然，像在说今天的小菜咸了淡了，“它就在那儿，下它的，你看你的，两不相扰。”

女儿在梦里翻了个身，嘴里含糊地嘟囔着什么。妻子走过去，轻轻捋了捋她的额发，动作柔得像在触碰什么易碎的梦想。孩子安静下来，呼吸匀匀的、长长的。

我晃着杯里的茶，看花瓣在水里打着旋儿，慢慢沉下去，又浮上来。炉边那盅酒还在，已经不冒热气了。

妻子坐回炉边，伸出手烤火。火光在她手背上跳跃，那些细细的纹路忽明忽暗。她今年四十七了，手已经不像刚结婚时那样光滑——做了太多家务，洗了太多衣服，浸了太多生活的滋味。

“冷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冷。”她说，眼睛看着炉火，

“心里暖着，身上就不冷。”

墙上那个老式挂钟忽然敲了十一下，“当当当”的声音在雪夜里传得很远。妻子站起来，走到檐下，踮起脚，按熄了那盏昏黄的灯。光灭的瞬间，雪光“哗”一下涌进来，满院子都是亮的，白生生的亮，把所有的影子都投在红砖墙上——树的影子、桌的影子、伞的影子，还有我们的影子，长长短短，深深浅浅。

女儿就在这时候又翻了个身，被子蹬开了一角。我走过去，正要给她掖好，却听见她极轻、极轻轻地：“明年元旦，咱回家过，中不中？”

她的眼睛闭着，像是说梦话，又像是醒着。我愣在那里，手停在半空。

窗外，风过枯枝，雪簌簌地落，沙沙的，像春蚕在啃食桑叶，细细密密，无穷无尽。茶早就凉了，影子却愈发清晰，在雪地上，在墙上，在心里。

那盅酒，终究是没有动。

雪还在下，不紧不慢的。我们三人就在这方寸之地，守着一盏炉火，过了个踏实的夜。

许多年后，关于这个元旦，我大概只会记得一句：

值班那夜，雪很大。



寒枝凝雪

史学杰 摄

随笔

老子故里妈糊香

吴伟

涡河汤汤，鹿鸣呦呦。两千五百年前，在水草丰茂的涡河岸边，诞生了一位奇人——被誉为道教鼻祖的老子。他的出生地厉乡曲仁里（今太清宫镇），当时属苦县，正是今天的鹿邑县。这座小城，因老子与《道德经》而底蕴深厚，名扬四海。

当你置身鹿邑，无论是漫步于明道宫、太清宫，还是走进寻常饭店或商场超市，总能看到印着《道德经》章句的精美版面，这已成为小城独特的文化风景。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古老的城墙，大街小巷便飘起一股浓郁馋人的妈糊香气，和着一声悠长的吆喝：“妈糊、油条、牛肉馍——”伴着这一碗妈糊，人们开启了一天的生活。

妈糊，是老子故里鹿邑特有的传统小吃。它以本地所产的黄豆、小米为主料，用清甜的井水浸泡，磨碎取汁，熬煮而成。其色白如乳，细腻无渣，滑润如脂，香甜爽口，不亚乳汁，故名“妈糊”。

关于鹿邑妈糊，还流传着一个与老子相关的美丽传说。相传古时苦县连年遭灾，庄稼几乎绝收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。

一日，苦县来了一位白胡子老头，腰里别个大葫芦，手里拿根赶牛鞭。他站在十字路口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喝稀别吃干，多活几十年。”村人听罢觉得有理，试着将家中仅存的黄豆和小米一起浸泡，磨成糊煮食。煮出

来的粥糊浓稠香滑，一碗下肚，身上暖暖的。勤劳的村民又去采摘野菜和榆树皮掺着度日，就这样熬过了苦难的日子。百姓纷纷传说，那白胡子老头是老子显灵，点化乡邻。

这传说与艰难的岁月联系在一起，蕴含着道家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。

我出生在距鹿邑县城三十公里的偏僻乡村，说来惭愧，小时候莫说喝妈糊，连这名字都未听过。我第一次喝妈糊，是在1990年，我上高一那年冬天。

那年，我考入鹿邑一高。那时母亲体弱多病，常年服药，几亩责任田全靠父亲一人耕种，我的学费与母亲的药费，让家里债台高筑。当时住校，每月需从家里带一袋小麦到学校换馍票。三十里坑洼不平的土路，我骑着那辆“除了铃不响，哪儿都响”的自行车，要颠簸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学校。

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，刚过小雪节气，便下了一场大雪。天气骤寒，许多同学还穿着单衣，一出教室就冻得瑟瑟发抖，于是陆续有家长来送冬衣。那天早自习下课铃一响，大家便从三楼教室一窝蜂地涌向食堂。等我跑下楼时，教学楼前已显空旷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往楼梯口张望。

啊，是父亲。

我急忙跑过去：“大，你怎么来了？”父亲穿一身破旧的粗布棉衣，口中呼着白气，眉毛和胡楂上都结了一层霜花。“天冷了，你娘催着，让赶紧给你送棉袄。”说着，他把一件蓝棉袄披在我身上，一股暖意瞬间裹住了我。雪后路滑，父亲能在这个时间赶到学校，想必是凌晨三四点就顶着寒风从家里出发了。我心里又是不安，又是感动。父亲接着说：“走，咱去外边吃点早饭。”

学校大门东侧有不少早点摊。对于大多数农村来的学生来说，食堂里飘着几星油花的老白菜、清得见人影的稀粥，已是日常。入校两三个月，我从不敢奢望在外吃一顿饭。“爷儿俩吃点啥？有妈糊，有油条，坐下吧。”一位大叔热情地招呼我们。我们找了张矮桌坐下。不一会儿，两碗热气腾腾的妈糊和六根油条端了上来。大叔看我们是农村来的，特意介绍：“这是咱鹿邑的特产——妈糊。喝这可以不用勺，嘴贴着碗边吸溜着喝，喝完碗里干净得很。”

我面前这碗妈糊，像家里做的稠“糊涂”，散发着独特的清香。它色白如乳，细腻莹润，面上撒了一小撮咸香的黄豆。我俯身对着眼碗吸溜了一口，一股温热、滑腻、甜甜的暖流瞬间涌入口中，毫无阻碍地滑入空腹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妈糊，只觉得世上再没有比那更好喝的东西了。

鹿邑妈糊制作技艺已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妈糊与博大精深的老子文化相融共生，也已成为擦亮千年古城的一张名片。

书香周口
悦读推荐

伟大思想的强大力量

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是中央党校策划组织的“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”系列采访实录，全书由“知青说”“村民说”“各界说”三部分组成，从不同角度生动翔实地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自强不息、志存高远的不懈拼搏，实事求是、勇挑重担的矢志奉献，胸怀国家、心忧天下的赤子情怀，读来既亲切感人，又发人深省。

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，也是他思想不断升华、精神不断成长的七年，体现了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人民的深厚情怀。他先后写了8份入党申请书，10份入党申请书，这种对进步的渴望和对信仰的坚守令人动容。这启示我们，只有坚定理想信念，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迷失方向；只有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，才能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。

在梁家河，青年习近平展现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，他带领村民建沼气，解决了缺柴烧的问题；办铁业社、代销店、缝纫社、磨坊，满足了村民的劳动和生活需求；挖井、打坝，改善了村民的生产条件。每一项

赞曰：
蛰龙破土颍波惊，
直引沧浪灌汴京。
莫道中原无海色，
星槎遥指接蓬瀛。

注释：
①太昊画卦，文明星火始燃宛丘：伏羲氏（太昊）于淮阳宛丘创八卦，为华夏文明重要起源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载：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……于是始作八卦。”

②老子著经，道德清泉源出苦县：老子李耳生于苦县（今鹿邑），著《道德经》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明确记载：“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。”

③三代礼容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礼乐文明。周口地区有平粮台古城遗址，为龙山文化时期重要城址，见证了早期国家的形成。

④璇玑周运：璇玑，古代天文仪器，亦指北斗。此处喻集装箱堆场如星斗运行，并有序，暗合现代化智能调度。

⑤昆仑之墟：古代中国地理观念中的西方极远之地，借指通过“一带一路”连接的中亚、西亚地区。

⑥张骞凿空西域，槎泛天河：张骞出使西域，开拓丝绸之路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载汉代张骞曾乘槎至天河传说，此处反衬古代航运之现实成就。

⑦陶朱术精：陶朱公（范蠡）善于经商，被誉为商圣。此处借指现代商贸物流之繁荣。

⑧猗顿财衍：猗顿，战国巨商，以经营盐业致富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猗顿用盐起……与王者埒富。”喻临港产业之兴盛。

⑨伏羲观法于河：传说伏羲观察黄河龙马所负“河图”而悟八卦。《尚书·顾命》云：“伏羲王天下，龙马出河，遂则其文以画八卦。”

⑩星槎：传说中往来于天河与海间的木筏。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载：“天河与海通，近世有人居海渚者……乘槎而去。”此处喻指周口集装箱货车如通天之槎，连接世界。蓬瀛，海上仙山，代指海外诸国。

道源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：zkrbdtaoyuan@126.com